

蘇
平
仲
集
三



蘇子仲集
三

蘇 平 仲 集

(三)

蘇 伯 衡 撰

蘇平仲集卷七

記

國子學同官記

乙巳秋。詔卽應天府學爲國子學。設師弟子員。其博士助教正錄。非有德望達於經術者不得登用。維時博士則上親擢金華許君存仁爲之。丙午春。以章貢劉君宗弼爲博士。臨安李君宗表。河南張君用周。濟寧潘君文秀爲助教。高昌完君彥明爲學正。廣信鄭君一中。金陵杜君叔循爲學錄。臨江張君以誠爲典膳。其夏。用周除淮安衛參謀。其秋。彥明除建平知縣。以誠除管讀場管勾。其冬。一中除上海縣丞。繼用周則廣平郭君可久。繼彥明則南昌李君克正。繼以誠則章貢呂君仲善。繼一中則東陽張君孟兼。而余以七月忝授學錄。丁未秋。學陞正四品。始設祭酒司業典簿員。卽拜存仁祭酒。宗弼司業。錢塘陳君彥博由元翰林編修署典簿。浚儀陳君子方由元進士署博士。棣州高君仲暉由太子伴讀署助教。而余亦忝進學正。補余處則吳興張君伯淵也。其後存仁謫韶州。宗弼拜浙江按察僉事。子方拜江西按察僉事。彥博遷太常博士。宗表以事罷去。叔循遷太常贊禮。仲暉陞磨勘司令。伯淵陞磨勘司丞。仲善陞太常典簿。孟兼陞祠部主事。余轉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辭疾不上。今在官者。祭酒則梁先生。以太子賓客兼博士則汴

梁李君叔允。典簿則濟南周君敬中。助教則上蔡朱君原禮。合文秀可久。克正爲七人。而叔允原禮入東宮。兼伴讀云。自余爲國子官。屬於斯之二十一人者。皆獲托官聯而與之遊。亦一時之幸哉。然甫六年而升沈出處去就離合不齊已若是。況於他日乎。此余之所以慨然也。因爲之記。歸田後。時覽觀其姓氏。庶用自慰焉。來者夷考其平生。以議擬其得失。亦未必不有取於斯也。梁先生名貞。字叔亨。會稽人。劉君名承直。周君名循理。潘君名時英。郭君名永高。君名暉。朱君名明復。完君名完哲。鄭君名貫。杜君名環。其名如其字者。許君呂君。汴梁李君。及東陽臨江兩張君。名宗義則浚儀陳君。名世昌則錢塘陳君。名濟則河南張君。名溥則吳興張君。曄者臨安李君名也。宗頤者南昌李君名也。余名伯衡。字平仲。眉山人。

王氏祭田記

浦江之深溪。有義門王氏。王氏之長曰士覺。厥旣率子姪作祠堂。以祀其先。於是割上田五十畝。隸焉。歲入租以石計者若干。別儲之以供粢盛。以具醑醴。其田之畝步字號在某鄉某甲具刻諸石。乃來徵文爲記。古之有國家者。莫不有廟。廟必有祭。祭必有田。其禮可得而言矣。天子爲藉千畝。諸侯百畝。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蓋禮莫大於祭。祭莫大於敬。是以古人之有事於廟也。常食不食。常居不居。常服不服。常器不用。懼其褻也。而必變焉。必遷焉。必更焉。必異焉。敬之至也。矧夫醴也。醑也。粢盛也。所以饗先祖者也。苟不別儲以資用。而臨時取諸常廩。不旣褻乎。又焉得爲敬乎。此先王制禮。天子諸侯之祭。疊爵籩豆簋盞之實。必於御廩焉取之。卿以下可類推也已。而記禮者。又曰。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當是時也。井天

下之田。授天下之民。凡民無不受田之家。焉有士而無田者乎。所謂無田者。非無田之謂也。無祭田之謂也。無田則不祭。田之所係。豈輕也哉。而固可無也哉。後世廟無其制。祭無其禮。而況於田乎。貴爲公卿大夫。猶然而況於士乎。今士覺以韋布之士。顧能推其烝烝之孝。卽家建祠。祀其遠始高曾之祖。而凡同居羣從之考妣。無不及。豈非用心之厚者哉。且王氏系出鳳林。異時其先有登進士至達官。諡忠惠者。於淳熙。宰相魯公爲近宗。則士覺固公侯之子孫也。於是自附於古之有田祿者。以田五十畝供祠事。不亦善於禮矣夫。余未嘗不嘉其孝誠之篤。而喜其猶行古之道也。於戲。不賢能之乎。抑聞君子之舉事。惟可繼也。故可尙。惟不窮也。故可貴。士覺此舉。本之以孝。節之以禮。斯不亦可繼乎。田之所入。歲取不竭。斯不亦不窮乎。然則其報本也。詎曰一時之計而已。榮裔因其根於心者。用其出於田者。而以藏事。雖至於百世可也。楚茨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士覺有焉。其卒章曰。孔惠孔時。惟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余於王氏之嗣人。蓋日望之。

陳氏祠堂記

平陽陳君謙。邑之故家也。其先五季時。自長溪來居南監。元大德間。南監淪于潮。陳氏亦不能獨存。惟諱容府君。僅以身免。遂徙居金灘。娶包氏。生諱醒府君。娶管氏。生諱德府君。娶蓮氏。則謙之考妣也。謙以洪武十年某月某日。作祠堂正寢之東。以奉先世之靈。始於諱容府君。而不及高祖以上者。因厄於水。位諱無從徵也。祠之制。同室而異龕。一遵家禮。月朔必謁。有故必告。時節必祭。牲殺器皿。亦一遵家禮。旣卽以

歲事。又欲來者知所以報本始之意。介余友梅二雲來請記。余聞凡有生者莫不有所自出。知其所自出。則知其所以報本矣。報本莫大於追遠。追遠莫重於祭。是以古者飲焉而祭先酒。食焉而祭先飯。一飲一食。猶不敢忘其所始。則夫吾身之所自出者。其可忘乎。由吾身推之。吾親之所自出。未遠也。吾祖之所自出。雖遠而可追也。其本一而已矣。孝子慈孫。宜無所不用其情。然而聖人慮其過與不及也。於是有禮焉。有制焉。尊而貴者其禮隆。隆則有廟。卑而賤者其禮殺。殺則等而降之。去廟而卽寢。以薦寢。乃燕處之所。以之而修祭祀。苟非庶人後世無祿之士爲之。則於禮未稱。禮者稱情而爲之者也。苟欲其稱。則雖古之所無。可以義起之。此祠堂之建爲不僭不褻。而於士爲稱焉。嗟夫。自宋儒之議行。至於今。非一日矣。郡邑之間。縉紳之家。能念其濬發之所自。從事乎此。以致崇極於其先者。幾何人哉。今謙於蕩析之餘。室廬完美。貨財滋殖。不以爲吾力之所致。身與妻子之所當象養。長顧卻慮以爲吾先祖父之所積累者厚。故其福澤之所漸被者遠也。於是報享稱情爲之。而致其崇極如此。可謂知本矣。然則祠堂之作。雖禮之常。而亦不可不書也。庸著所聞。俾刻於麗牲之石。庶其子孫思繼承於無窮。

陳氏修睦堂記

夫族之貴乎親睦也。尙矣。是故周之盛世。大司徒教萬民以六行。而睦居其一。能睦其族者。則賓與之。而不然者。則糾之以刑焉。於時世族之家。雖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而其族之人。初不以服窮親盡而弗之親也。故詩有之曰。君之宗之。飲之食之。又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則其親且睦。爲何如哉。其所以能爾。亦惟

君天下者。有以開導維持之也。自葛藟之詩作。斯民已不獲由乎先王治教之盛。而況千數百載之下乎。其間有不待大司徒之教。而能崇其親親之仁。於服窮親盡之餘。豈非歐陽子所謂賢於三代之民者歟。此余於陳氏之求記其修睦堂。所爲喜聞而樂道之也。陳氏家於麗水來儀鄉。肇自汴宋。其先隴相望東阡西陌間。而百年之喬木鬱乎蒼蒼。尙論鄉之舊族。未能或之先也。至子明且十世矣。蓋陳氏望於來儀。而子明又陳氏之望也。子明嘗語其從子孔淵曰。吾祖吾父之於吾族人。尊者老者。寒暑奉幣以爲壽。嫁者娶者。喪葬者。薦貨財以贈遺。貧不能棺斂者。收之。恩則篤矣。情未孚也。惟吾祖父亦欲以時與之相宴。以致歡欣洽愛之情。奈何遭時多故。奔走以事力役。日不遑暇。志不克申。而遽卒矣。今吾與若。際四海一家之巨。蒙聖天子休養生息之恩。獲優游於田里。則成先志不在今日乎。乃作修睦堂於正寢之前。嘉時令節。則爲酒醴。刲羊豕。布几席。羅豆籩。舉宗咸延及而讌於斯。斑白在坐。子姪序列。載獻載酬。盡歡極醉。醉則述祖宗儲慶委祉之所自。而以孝弟忠厚交致其勉。有合之以食之遺風焉。於是族之老。颺言曰。人之宗族。至於不相往來者比比也。而吾子明乃能以時節具酒食。與吾族人共醉飽於一堂。禮勤而情洽。無親疎一也。非陳氏之盛事哉。來者能繼續於無窮。斯不失爲禮義之俗矣。然則可無以告之乎。子明曰。是吾志也。相率來請。惟婺之浦江鄭氏。一門羣從數千餘指。有同祖者焉。有同曾祖者焉。有同高祖者焉。又有同始祖者焉。而其親且睦也。雖同父者有不逮焉。余見之未嘗不嘆其美。而今又見陳氏焉。鄭氏聚族而居。號稱義門。其雍睦也。君子以爲難。陳氏非若鄭氏之聚族也。而有文以相接。有恩以相愛。乃爾。

豈不愈難哉。謂其賢於三代之民非耶。於戲。醢酒有奠。既有肥羜。以速諸父。朋友猶然。矧同族乎。講信修睦。鄰國猶然。矧同族乎。有能念夫族屬。雖支分派別。其初則出於一人。而視疎猶親。每事類夫此。又何致於塗人之歸哉。聞子明之風而興起。余不能無望焉。堂之崇卑。落成之歲月。不書。而書其事。非獨以張子明能爲人之所難。亦以爲富而好禮者之勸云。

一心堂記

浦江多大族。而傳世之久者有黃氏。黃氏先基之在花橋者。見于開元十道志。其族散處邑中。而邑中之族。水閣惟盛。水閣之族。則逢原兄弟最良。逢原之諸父。出分久矣。至逢原任其家。乃謀於諸父。復會居而合食焉。室廬之異戶者。通於一。田園之異籍者。歸於一。財賄之異藏者。聚於一。什器之異用者。司於一。奴僕之異主。聽於一。而以一心名其堂。會余歸自南京。遣其子宿來謁記。惟我仲姑。實爲逢原之祖母。則余於黃氏固姻家也。誼不得辭。乃記曰。三軍猶一人。曰進而俱進。曰退而俱退。余嘗見之矣。一家猶一人。曰耕而俱耕。曰織而俱織。余未嘗數數見焉。進而無不進也。退而無不退也。此之謂人無異志。夫然故出戰入守。相救相助。無不至焉。不惟可與共生。而亦可以共死。耕而不皆耕也。織而不皆織也。此之謂人各有心。夫然故借鋤取籌。勃蹊闔牆。有不免焉。且不可與共逸樂。而況可與共患難。夫三軍衆也。疎也。一家寡也。戚也。心之一也。雖衆且疎者。無弗親也。而死生可共焉。心之不一也。雖寡且戚者。無弗離也。而逸樂不可共焉。此同居非難。而一心爲難也。有家者。知率家人敦行孝弟。而不知以心感人心。使人以其心爲心。

猶知爲之三十六幅而不知攝之以一轂也未見其能親者也嗟乎一心不一心豈惟親疎係焉門祚之盛衰恆必由之周之興也以三千臣一心商之亡也以億萬臣億萬心家國一道也烏有門祚之盛衰不懸於心之一不一乎而不一心可乎雖然主將之於三軍也三令而五申之而不一者有賞焉有罰焉賞之罰之而不一者有刑戮焉此其所以無不一也一家之中父子爾夫婦爾兄弟爾長幼爾夫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長幼也所謂骨肉也骨肉主恩者也青善也猶恐其賊恩而不可也繩之以政令賞罰刑戮如之何其可也然則將何以一其不一而致其一也傳不云乎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而已矣上兌下坤其卦曰萃上巽下坎其卦曰渙而其彖皆曰王假有廟廟莫大乎祭祭莫大乎誠故精氣之既散者可得而格也是故聖人以聚天下之衆以極天下之渙夫聖人之聚衆而極渙也夫猶有在乎誠而況一家乎而況骨肉乎故家人之象曰風自火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則非誠而何逢原必此之燭矣不然其名堂也不直曰同心顧曰一心何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居斯堂者果能致謹於言行積誠意以相感動則一家猶一人豈特三軍比乎將見恩以相愛文以相接雍睦之風彌久彌盛鄉無間言朝有旌復黃氏且與鄭氏並立於一邑之鄙十餘里之間而浦江爲禮義之俗矣不其盛哉不其休哉於戲可不勉哉可不勉哉

同愛堂記

凡人之生必有與也朝夕與居者國則君臣焉鄉則長幼焉學則師友焉而家則父子兄弟夫婦焉自有

生以來未之能易也。而家爲最親。一家之衆。所謂骨肉戚疏之殺。雖則不齊。非愛不親。其致一也。愛根乎仁。仁根乎心。夫仁心。人皆有之。故夫愛人皆可以能焉。非有矯於外也。大道之行。天下皆同胞也。而無不愛。況於最親者乎。推固有之心。篤親親之仁。達之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相接也以粲然之文。相撫也以歡然之恩。此之謂同愛。夫惟同愛。然後不蔽於有我之私。不蔽於有我之私。室廬而異戶。田園而異籍。貨賄而異藏。什器而異用。服御食飲而異施。安逸勞苦而異情。未之有也。此非家之當務乎。而能者鮮矣。余遊平陽。前蒙陰主簿林敬伯爲余誦其鄉人章氏之美。其言曰。章氏浦城人。自宋崇寧間。康州刺史及十一世孫伯歸以文林郎主平陽簿。因家于縣之白沙。詩禮繼承。衣冠奕葉。世載厥美。蔚爲望宗。有字子誠者。主簿君之十世孫。今徙居縣西白石屏山之下。讀書有文。樂道尙誼。鄉邑推之。年垂六十。不欲以家政自嬰。取其資業分給諸子。其子曰坦。曰昂。曰賓。曰參。四人者相率白父母曰。以骨肉而爲秦越。不同居。不共爨。有無不相通。休戚不相關。是不有兄弟也。不有兄弟。是不有父母也。何忍父母曰。若等能如是。豈非吾願欲哉。於是四人者退而各致勉焉。今五載矣。孝友之風藹如也。鎮撫譚君聞而嘉之。名其堂曰同愛。爲之記。俾知所歸。唯下執事是望。噫。世降俗偷。民不見德。一鄉而不爲秦越者無幾焉。一聚而不爲秦越者無幾焉。甚則一室猶秦越也。余所見率家人之衆。篤爲孝友之行。積十餘世而不失親親之仁者。不過婺之浦江鄭氏。未嘗不歎其能爲人之所難也。今章氏之是舉。孝友開迹之始也。孰使之。余固知其骨肉之間。有油然而不能已者。庸非好德之良心乎。亦可謂難能矣。雖然。國以法而理。家以禮而立。隆於恩者。尤

當講於禮。鄭氏不過以禮維持云爾。又若古之九江陳氏、金溪陸氏，何莫不然。坦兄弟則而行之。本之以愛，動之以誠，而持之以志。則若子若孫若從子孫，亦猶今日之行也。豈患不逮夫人哉。異日平陽有曰章氏孝友之門，余與敬伯猶及見之。敬伯幸致斯言，因以爲同愛堂記。

友恭堂記

治莫備於成周。其馭民也均，其食則有井田焉。聯其居，則有比閭族黨焉。糾其行，則有卿大夫州長焉。統其屬，則有宗法焉。而勸其善，懲其惡。又有旌別之典焉。民生其時，禮讓興行，風俗純美。父子兄弟相與慈孝，友弟于其家，而親親之仁，洽於九族。急相調也，喜相慶也，死葬相恤也。患難相掇也。達之天下，無間也。亦其效當然。蓋無足以異也。後世爲治者，惟徵斂獄訟期會是務，而馭民之道蔑如。無井田以均其食也。無比閭族黨以聯其居也。無卿大夫州長以糾其行也。無宗法以統其屬也。至於勸懲之際，亦乖其方。而不足以使人戒勉也。民之不得由乎先王治教之盛，亦已甚矣。然其間篤於恩義，厚於倫理，如唐張公藝、宋李自倫、王丕之流，史不絕書。是乃出於天性者，可不謂之難能矣乎。而今周君思中自吉至，又爲余述鄉人之美，求記其所謂友恭之堂。曰：蕭氏世家於吉，聚族而同釜爨以居。且五世矣。濟厥美者，今三人焉。伯曰與賢，仲曰與權，曰與恭。雖遭值變故，家日以削，而孝友之風，彌久益著。雍容一堂之上，周旋渠簞之中，怡怡如也。諸子材皆克肖，善守家法。朝夕與諸孫力田服賈，恭子弟之職，而與賢教之以禮。卽冠昏喪祭行之，內外數百指，莫不唯唯致謹。曰：諸父之教也。邦之大夫士嘉之，因名其堂曰友恭云。徵諸思中之

言則蕭氏與婺之浦江鄭氏其世之久近不齊其以布衣男子行修於己教行於家能爲古人之所難如出一軌是皆不待文王而興生乎千載之下不失爲三代之民者也歐陽子嘗言後世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豈弗信矣乎余於蕭氏雖不獲望其閭登其堂見其長者而與其小者遊如鄭氏也獨念夫三代之英大道之行自孔子不得見之矧今去孔子又千五六百年矣婺在江之東吉在江之西乃有若鄭氏蕭氏者並以孝義著稱豈不由比屋而立乎顧予何人獲覩其事而聞其風安得不爲之喜於是西望歌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克舉之以爲與賢伯仲之頌又歌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以爲與賢來裔之規又歌曰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戚戚兄弟莫遠具邇且以示風厲於夫人歌已遂書以爲記

壽豈堂記

去年冬金華趙叔友至京師中書右丞相汪公自奉使浙東時卽識叔友軍中聞叔友至數延之見叔友因言頻歲以來小人獲安於田里樂生以興事而以餘力買地於郡之南十里舉先世二十喪序葬焉復卜居於墓道之北二里聚羣從兄弟同室廬以處焉合釜爨以食焉此皆聖君賢相之賜也丞相聞而嘉之爲篆二大字表其堂曰壽豈俾持歸揭之叔友遂以記見屬時予在史局諾而未暇也今余謁告歸省叔友復以爲請乃爲之言曰人之於兄弟望之以壽考者同欲也恩之以豈樂者常道也常道存乎人者也同欲係乎天者也在人者盡焉而後在天者從之也歡欣洽愛苟有所不足則乖戾矣則不相能矣則

胥殘胥虐矣。所願欲其可冀乎。長者友而幼者悅焉。幼者恭而長者悅焉。則常道之盡也。友恭之至。薰於太和。天且助之。福慶鍾焉。未有不克享多壽者也。使夫人兄弟皆然。三代之民無以過矣。斯固爲國者所厚望於天下者也。望天下以三代之風。必率天下以三代之道。賢其賢。善其善。三代之道然也。賢之所以訓不賢也。善之所以勸不善也。善爲國者。不下堂而能鼓舞四海。操是術也。爲兄弟若叔友者。宜丞相之所褒嘉也。而丞相之表叔友之堂也。豈徒一家一鄉之觀美哉。書曰。表厥宅里。樹之風聲。此之謂也。金華之人見之。將曰。吾之兄弟猶趙氏之兄弟也。彼能是而丞相至爲表其堂。吾何爲不勉哉。浙江之人聞之。將曰。吾之兄弟猶趙氏之兄弟也。彼能是而丞相至爲表其堂。吾何爲不勉哉。天下之人傳道之。亦將曰。兄弟之天。吾衆人與趙氏一也。而壽豈之名堂。丞相獨加諸彼。丞相非私趙氏而外吾衆人也。以能友恭與不能故也。吾何可以不勉哉。延頸舉踵。是慕是倣。則大道之行也。將見之矣。叔友尙懷永圖。以慰丞相之望哉。

懋敬堂記

平陽范洵子美。葬其先父母於青華山之原。作祠堂於墓之側。以爲歲時汛掃饋奠之所。國子助教劉子憲名之曰懋敬。而吳編修從善爲記之。他日子美質於余曰。記禮者不曰致愛則存。致懋則著乎。不又曰。著存不忘於心。夫安得不敬乎。是懋與敬。其豈無辨乎。而吳編修顧以謂懋卽敬也。信如其云。則記禮者語何複乎。而劉助教命名之。果何居乎。小子不能無惑焉。願先生以一言開之。余愛子美之篤於親。雖

欲默烏得而默。夫禮有本而又有實。本者何。慤焉爾矣。實者何。敬焉爾矣。威儀不足之謂慤。主一無適之謂敬。敬同乎誠。存於內者也。慤近乎質。見於外者也。禮以慤爲本。而以敬爲實。是故君子之祭。文有餘不若慤有餘也。物有餘不若敬有餘也。而況墟墓之間。祠堂之中乎。墓焉而親之體魄藏焉。祠焉而親之神魂依焉。是故墟墓之間至哀也。祠堂之中至敬也。至哀無文。至敬無飾。此君子之祭。不貴乎繁文。而貴乎慤也。不貴乎備物。而貴乎敬也。慤故立。敬故實。盡立其本而盡其實。故死可使生也。亡可使存也。君子非有術能生之也。能存之也。慤敬之至。親之精爽潛孚而默感。發見而昭明。故旣死而如見其生也。旣亡而嘗若其存也。祭之大端。舍是無所用吾力矣。淵哉劉先生名堂之意乎。是亦合內外之一道也。不亦善於禮矣夫。昔孔子嘗而奉薦也。慤子貢猶疑焉。矧今去周末又二千年。世愈降而文愈勝。則夫人昧慤之義。而直以敬當之。蓋無足恠者。子美又奚惑焉。祭於斯堂也。尙務其本與實哉。而之二者豈待祭而後務之。又豈獨祭之所當務哉。子美曰。唯唯。請書以爲記。

春暉堂記

傭人者。日子人百錢。人可得而報之也。傭於人者。日受人百錢。可得而報乎人也。是故取百錢之直。終一日之力。而舉其當爲之事。是謂能報。使傭於人者。取人萬錢。則終月不能報之矣。取人十萬錢。則終歲不能報之矣。取人百萬錢。則終身不能報之矣。其故何哉。傭之者。其施常有餘。而傭者。其力常不足也。親譬則傭人者也。子譬則傭於人者也。夫傭人者。之於傭於人者。其施多以萬計。又多以十萬計。多多以百萬

計。傭於人者之於傭人者。猶不能報之也。況親之於子。其施不啻以萬計。亦不啻以十萬計。亦不啻以百萬計。子之於親。獨能報之乎。是故肥甘輕暖。以奉口體。可謂養乎親。而謂報乎親。則不可。先意承顏。以適志意。可謂順乎親。而謂報乎親。則不可。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使國人稱願。曰有子。可謂顯乎親。而謂報乎親。則不可。養之也。順之也。顯之也。舉不足稱其施也。是以小雅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唐人孟郊亦云。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蓋子不能報親鞠育之德。猶人不能報天生成之恩也。然仁人之於天。雖無能報焉。盡爲人之道。而求無負乎天。則未嘗不勉之。孝子之於親。雖無能報焉。盡爲子之道。而求無負乎親。則未嘗不勉之。人道盡而於天無負焉。乃所以報天也。子道盡而於親無負焉。乃所以報親也。又奚必若傭於人者。得百錢則効百錢之力。而後曰報哉。南康彭君尙賢。弱冠而先公捐館。尙賴母夫人熊氏守節教子。底於成立。今年夫人六十有八歲矣。而尙賢擢以賢良爲丞平陽。尙賢喜祿足以逮親。而不敢謂能爲親報也。於是摘孟郊詩語。名其奉親之堂曰春暉。而求余記。余嘉尙賢得古仁人孝子之用心。故樂爲推明其說以爲記。庶夫人之事親者。知所從事云。

寶貞堂記

南金大貝。明珠拱璧。以至犀象翠羽。丹砂空青。衆人寶之。賢於衆人者弗之寶也。其爲人也。賢於衆。則其所寶者必異於衆。是故重耳寶仁親。子罕寶不貪。楚國寶善。魏文侯寶賢。而懷寶則匹夫也。觀其所寶。而其人。之賢不賢可見矣。此余於伯安求記其奉母之堂。而知其母之爲賢母也。伯安故吳長者之孫。長者

有三子。第二子仲周。是爲伯安之父。元平陽州同知致仕天廷之孫。吳江州儒學教授子美女。則其母也。年十九歸仲周。事舅姑極愛敬。稱其能孝。遠近無間言。喪舅未幾。而仲周卽世。維時姑年七十餘矣。伯安十一歲。其弟嘉才三歲。老有所養。幼底于長大成立。皆母守節自誓。仰事俯育之盡其道也。此其所以爲賢母與。伯安作堂以奉母。而名之曰寶貞。昭母之志也。於戲。衆人以爲寶者。其豈非天下之寶哉。然有之於人。不足以爲益。無之於人。不足以爲損。乃若賢者之所寶。全之則足以爲人。失之則不足以爲人。是寶於衆人者。曾何足謂之至寶。寶於賢人者。重於天下之寶矣。如之何而可不寶也。亦惟寶天下之寶。而不寶其不可不寶者。是以爲衆人。不寶天下之寶。而寶其不可不寶者。是以爲賢人。婦女之所不可不寶者。孰有重於貞節乎。自古賢淑。若共姜之流。慎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失之。夫是以人之貴之也。有甚於金玉珠貝焉。向使其不此之寶。而奪其志。則人之視之。將不若金玉珠貝之可寶矣。是故寶此而不爲賢淑者。未之有也。不寶此而爲賢淑者。亦未之有也。伯安之母。賢於人之母。亦惟其所寶者。異於人之母云爾。寶其貞節。無愧彝倫。克配古人。而子不失爲令子。宗祧也。土田也。室廬也。貨賄也。無不保有也。於戲。何其賢於人之母也。豈不以聖人之後。固自度越尋常。與風俗之不振也甚矣。安得若吳氏之母哉。余能不爲之一言。雖然。貞之爲言正也。從一而終。此之謂婦之正。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此之謂家之正。然則堂之名。豈徒以彰母之志節。閑家之道。亦不外乎此矣。